

魂 追 剑

司马青云 著

(一)

延边人民出版社

魂 追 剑 魂

司马青云 著

(一)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东寅

技术设计:李学默

魔剑追魂

司马青云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9.1875印张 613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80508-797-0/I·209

·定价:16.50元

内 容 提 要

奇峰古刹，白骨累累。怪僧、艳侠，青年剑客历经劫数和色情考验，终于免遭杀戮成为魔剑传人。

魔剑再度出山，武林为之震惊。泰山剑会群侠争雄，世间绝技一竞高低。

魔心圣教已暗暗张网。秦仲男夏晓杏双剑合璧剑出阳关，驰骋西域大漠喋血。白驼山下枕白骨，魔心圣殿洒腥风，尸喷血箭怪兽吐毒，迷宫图圈死死生生。孽海良宵风情种种，痴汉倩女冷意灼情……生死搏斗之余，秦仲男与关秀娥、夏晓杏、冷月辉、杨秋荷之间的感情纠葛神也无法理清。魔心圣教逆徒杨秋荷萍踪万里飘忽不定，时隐时现于暗中帮助秦仲男。秦仲男调解失败，魔心教土重来。中原大地开始流血。少林寺内拳脚翻红浪，武当山上刀剑舞涛声，一时间骨碎如粉，肉飞如星、血流成泊，直杀得万物瑟索天昏地暗鬼泣神悚。最终正义战胜邪恶英雄扶危济倒，恋情或圆或缺花烛怜照孤灯。

目 录

(一)

第一章	婚夜横尸.....	(1)
第二章	灵堂怪僧.....	(37)
第三章	群雄逐鹿.....	(69)
第四章	寻仇挫骨.....	(113)
第五章	明暗杀手.....	(136)
第六章	老尼疑踪.....	(160)
第七章	智破迷魂.....	(172)
第八章	巧剑断掌.....	(187)
第九章	墓穴悬命.....	(201)
第十章	幽灵显形.....	(212)

(二)

第十一章	透骨毒针.....	(229)
第十二章	舞死蹈亡.....	(256)
第十三章	剑出阳关.....	(297)
第十四章	辕门杀机.....	(314)
第十五章	殿内腥风.....	(356)
第十六章	断魂血箭.....	(381)
第十七章	怪兽毒香.....	()
第十八章	以假乱真.....	

第十九章	艳侠萍踪·····	(448)
第二十章	情牵剑阵·····	(483)

(三)

第二十一章	梦醒良宵·····	(500)
第二十二章	湖滩盲侠·····	(523)
第二十三章	漠上恩怨·····	(545)
第二十四章	误引枭雄·····	(560)
第二十五章	白驼追杀·····	(575)
第二十六章	地窟喋血·····	(600)
第二十七章	金刚指甲·····	(615)
第二十八章	寸断柔肠·····	(645)
第二十九章	鞭指洛阳·····	(661)
第三十章	祸起萧墙·····	(681)

(四)

第三十一章	掌退人熊·····	(707)
第三十二章	僧门溅血·····	(735)
第三十三章	驰援狼烟·····	(760)
第三十四章	真假掌门·····	(788)
第三十五章	白发头颅·····	(811)
第三十六章	天机泄露·····	(823)
第三十七章	杀戒初开·····	(840)
第三十八章	白涛红浪·····	(858)
第三十九章	劫海飘舟·····	(875)
第四十章	红烛青灯·····	(906)

第一章 婚夜横尸

皖境的黄山是名山，山巅的“善果寺”是古刹。

名山古刹，原是游人登高瞻仰的胜地，然而善果寺却是例外。

因为它座落在高耸入云的雁回峰上，一条栈道循着光滑的峭壁，曲折架设算是唯一的通路。

栈道宽度反能容人，峭壁上又滑不留手，游客中偶而有几个胆大力壮的，曾经试过一登。可是才走了几十步。就被那凛冽强劲的山风吹回头了。

“善果寺”就是这样维持了它的清静，成为一块真正的佛门静土。

可惜的是世态无常，一件突发的事故，将这块净土原有的安宁破坏了，而且是彻底的破坏。

从此，寺院门外的松林中平添了无数的新坟。晚课的钟声里，伴着啁啾的鬼哭，摇曳的香烟烛影中游移着屈死的冤魂……

这个变故是从江湖上传出“忧愁仙子”的死讯后开始的。

“忧愁仙子”这个奇怪的名号，谁也不知道她真正的姓名是什么，然而她的出现，在短短的十年间，给江湖上带来了绝大的风波与无穷杀机。

号的由来。

然而造成她轰动江湖的原因，却是她那身诡奇莫测的高深武功和手中那柄斩金削铁锋利无比的宝剑。

那支剑下从来未见敌手。

而且这柄剑另有一个特异处，就是它具有一种神奇魔力。谁持有这柄剑，就可以得到异性的倾心相爱。即使是血海深仇的生死对头，在魔力的吸引下也会创造出爱情的奇迹，因此“情剑”之名不传而走。

以“忧愁仙子”的美丽姿色，再加上“情剑”的魔力，使得江湖上的男子都象发了疯一般追逐在她身后，结果这些人都成了她剑下的游魂。“忧愁仙子”从来未消除她脸上的愁容，也从未对一个男子付出感情。

十年来，“情剑”下的冤魂越增越多，“忧愁仙子”的愁容也越来越深，血雨腥风满江湖。终使人们一听见她的名字就发抖，一见到她的脸就似避之蛇蝎！

一个令人震惊的讯息传出“忧愁仙子”死了，埋藏在黄山的“善果寺”中。于是这清静的古刹又成了江湖人溅血拼命的屠场。起先是大家互相争斗，争取优先入寺的权利，不仅是为了想得到“情剑”，也为了“忧愁仙子”那一身高深莫测的武功。传说那些功夫都抄在一本小册子上，伴着她那柄“情剑”深藏于香冢之畔。结果失败者当场送命，胜利者也没有得到成果，步上雁回峰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活着回来的。

“忧愁仙子”真的死了吗！

也许这是一个骗局呢，尽管有人提出这样的猜疑，却没有人能真正地回答出来，因为没有人是活着下雁回峰的。

不过“忧愁仙子”的踪影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似乎可以作了一番证明。

上雁回峰的人渐渐地少了，甚至于绝足不前了，因为生命毕竟是可贵的。

“善果寺”似乎得到了一段暂时的平静……

这是一个秋日的黄昏，一个年青的男子又踏上了登山的栈道。

他形容憔悴，身材瘦削……

不过他的武功倒是颇有基础。在劲厉的山风中，他的步子十分沉稳，坚定地一步步跨下去，终于到达峰顶。

“善果寺”的白色粉墙在夕阳中鲜血一般殷红。

他在门口停顿了片刻，回头望着松林中的新坟累累，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紧闭的嘴唇中吐出一个深长的叹息。

寺门紧紧地闭着，里面有着喃喃的念经声。

他犹豫片刻，才举手在上面轻扣了几下。

经课声停止了，接着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问道：“是哪一位？”

青年人顿了一顿才回答道：“洛阳秦仲男特来瞻拜‘忧愁仙子’遗体，并求借‘情剑’一用。”

寺门呀地打开了，出来一个相貌奇特、一目已盲的跛脚僧人，脸上创痕密布，已看不出本来面目。

那僧人先对秦仲男打量，片刻才轻轻地叹道：“施主，春秋正盛，前程似锦，何苦自寻绝路？”

秦仲男怔了一怔才道：“大师此言何意？难道‘忧愁仙子’并未身死，她的东西不准人借用吗？”

僧人摇头道：“那倒不是，‘忧愁仙子’的确身故了，书剑无方，她也有遗言要留赠有缘，不过……唉！贫僧也无法细说，施主只需看看寺外的荒坟枯骨，便知要取得这些东西大是不易，施主还是请回头吧！”

秦仲男摇头拒绝道：“不，在下来意甚决，生命不足论，宁添松下新坟，绝不空手回头。”

僧人有点生气地道：“年轻人怎么没出息，绝艺应从苦练中去求取，何苦拿生命来冒险！”

秦仲男也激怒地道：“谁说我要绝艺了，我只要那柄‘情剑’，舍此别无所求。”

僧人冷笑一声道：“每个人都是那么说，可是他们的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书不在剑。剑锋虽利，到底是死的东西，没有活的功夫去使用它，得到剑也是白费。”

秦仲男微愕道：“难道‘情剑’上的魔力，不赖‘忧愁仙子’的武功便无法发挥吗？”

僧人连连摇头道：“那自然不是，不过书剑是在一起的，你冒着生命的危险，只拿一柄剑就满足了吗？”

秦仲男感到十分不耐烦，气冲冲地道：“随便大师怎么说，反正我今天志必得剑，不然我活着也没有意思。”

僧人微异地道：“施主可是情场上受到波折，因而想借剑上的魔力去使对方回心转意？那可是件非常不理智的事。感情本是自然发生的，勉强借外力助之，最后必将祸及己身，‘忧愁仙子’本身就是一个例子……”

秦仲男立刻问道：“‘忧愁仙子’是怎么回事？”

僧人轻叹了一口气道：“她爱上了一个男子，那个男人已经有了心上人，不肯移情于她。后来不知她在哪儿找到了这一柄魔剑，使得那个男人变了心，受她的迷惑杀死了原来的爱人。她得到了那个男人之后，才发现靠魔力得来的感情。并非她心中所想到的那种，结果……”

秦仲男紧张地追问道：“结果怎样？”

僧人又叹息了一声道：“结果她用剑杀死了那个男人，自

己也被剑上的魔力所惑而无法自拔，终于疯狂而死。”

秦仲男沉吟片刻才问道：“剑上的魔力会伤害到对方吗？”

僧人摇摇头道：“这倒未必尽然。剑在人手，情由心生，若发之以至情，则剑上的力量是神圣的，动人于不知不觉之间；若骗之以人欲，则此剑才成为一柄真正的魔剑，不过男女相悦而不流之人欲者，能有几人？”

秦仲男默然听着，忽然眼中一阵湿润，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只想和她好好谈上几句话，使她不再那样地恨我就心满意足了！”

僧人若有深意地注视着他，慢慢地道：“施主得剑之念，是否尚未改变？”

秦仲男毅然地道：“是的！我非得‘情剑’不可。”

僧人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道：“‘阿弥陀佛’，‘忧愁仙子’曾有言，‘情剑赠有情人’，情缘可遇而不可求，施主不妨随贫僧去碰碰运气吧！”

秦仲男的脸上微露喜色，深致一礼道：“多谢大师，说了半天的话，还没有请教大师法号，真是失礼之至！”

僧人回身在前领路，淡淡地道：“贫僧善果，半途出家，亦未正式拜师受戒赐名，乃借用寺名以为号……”

秦仲男神色微微一动，正想有所问，但是话到口头又收了回去。善果背对着他却是能深深了解他的心意，在前淡淡地问道：“施主可是对贫僧的身世颇表怀疑？”

秦仲男呆了一呆道：“那倒不敢，只是大师既对‘情剑’与‘忧愁仙子’之事如此熟悉，因何不自己将书剑取去呢？”

善果轻轻一叹道：“贫僧是个出家人，尘念早灰，要‘情剑’何用？至于‘忧愁仙子’，乃贫僧一个故人，所以贫僧略尽义务，替她看守遗物，以免江湖不肖之徒前来骚扰，她身

前爱静，贫僧留在此地，也是为了维持她墓地的宁静……”

秦仲男道：“寺外荒坟中的那些江湖上人是否都死在大师手下？”

善果摇头道：“不，他们都是死在自己的欲念之下，贫僧是不想让他们尸体沾辱了‘忧愁仙子’的墓地，将他们移到寺外安葬而已。”

秦仲男还想问什么，然而此刻穿过大殿，来至一个狭窄的甬道之口，善果用手指着入口道：“‘忧愁仙子’就停放在后面，贫僧只能引路至此，施主是否能够得到剑，全要看施主的机缘了。”

说完闪过一边，秦仲男只得留住自己的问题，向他道谢一声，跨步进入甬道之内。才走几步，立觉周围的情形一变。

原来光明的甬道此刻忽然陷入一片黑暗，只有前面不远处闪着一点微亮。

那点微光略带绿色，幌幌悠悠，飘浮不定象是鬼火一般。

秦仲男心中对于生死之念已十分淡漠，所以对于四周的环境变化也感到很淡漠，只是适应着那点绿光踏稳脚步，沉着前进。

绿火象秋夜的一点流萤，缓缓地向前飘浮着。微弱的光线射到四面的角壁上，隐约可见一些很奇特的图书。

书中是一个很美的女子，或徒手，或持剑，作着一些特殊的姿势，隐约还有一些文字说明，如“天香十七剑式”、“落英九学图解”、“碎玉尺化拳式”……

秦仲男心中忽然一动，对这些名词觉得十分熟悉，想了一下才记起来了，这些剑掌拳式正是“忧愁仙子”一身武学的精粹所在，不知为什么要刻在这儿？

然而他此刻心心念念所要得到的是“情剑”，对于这些高

深的武学丝毫不感兴趣，所以他毫不考虑地从这书像边通过。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他突觉身外一亮，鼻中嗅到一股奇香，眼前出现了一片奇景。

这是一间四面密封的暗室，墙壁的四角上都嵌着一颗鹅卵大的明珠，珠光闪耀将屋中照射得光明异常。

室中的蒲团上，盘腿坐着一个美丽无比的女子，双臂环胸合什，双目紧闭，两排乌黑而柔长的睫毛交织在一起，状如入定，神态安祥异常。

她身着一面轻纱，轻纱掩不住她美妙动人的姿态，珠光透过轻纱照出她洁白似玉的肌肤，以及均匀起伏、美丽绝顶的线条与轮廓。

秦仲男初是一惊，继而发现这女子的形貌与外面甬道中的壁上书像一般无二，使他想到这个女子正是传闻中的“忧愁仙子”！

她的身上隐隐传出那种醉人的香气，再加上此刻这种打扮，令一个男子无法不为之动心……

外面不是传说她已经死了吗？看她现在的样子，明明是好好的，哪象是死了的样子……

秦仲男的心中浮起了一个疑念，由于捉摸不定她的生死，也无法决定该做些什么。

忽然他眼睛停留在那女子的胸前合什的手上，因为在她的细细十指间，夹着一张小小的纸条。

秦仲男沉思片刻，才慢慢地走过去，伸手拿起那张纸条，眼光不由自主地扫到了一幅动人景象……

在白纱下他看见了她的双乳，玉一般的波峰上镶着两点樱桃般的嫩红，再下是平滑的小腹，再下是浑圆滑润的腿，以及不可思议的无限神秘。

鼻中的香气更浓了，可是秦仲男的心中却是一片坦诚。他恭敬地打开了手中的纸条，上面是几行娟秀的字，写着“见此字者，请朗声逐条回答下列各问。”

秦仲男见第一个问是：“我生抑或死？”他不禁作难了，这个女子盘膝合什而坐，象死又象生，该如何回答呢？想了半天，他才朗声道：“生死仙子自知，何必要旁人饶舌。”

纸上的字迹隐去了。这不是个正确的答案，却是个聪明的答案，果然是令对方满意了。

再看第二个问题：“我脸上的忧容何在？”

这次秦仲男的答复很快，朗声地道：“忧愁为心中之抑结，只要那个结解开了，忧容自然不再存在了。”

字迹很快地隐去，第三个问题很怪，似问而非问的六个字：“将我比君所思。”

秦仲男不禁一怔朗声答道：“在下心中所思之人乃是个心俗女子，绝难与仙子之国色天姿相较。”

字迹在纸上跳动良久才慢慢隐去，留下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怪的一个问题：“见到我之后，你还想她吗？”

秦仲男苦笑一下长吟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声音铿锵，意志坚决，至情至性，发于心间。

朗吟刚毕，鼻中香气突然渐浓，眼前盘坐的“忧愁仙子”突然睁开双目，朝他微微一笑媚态横生，接着伸开光莹的玉臂，向他作了一个欲待拥抱的姿势。

秦仲男一骇，连忙向后退去，口中惊呼道：“仙子……你要干什么？”

“忧愁仙子”露出齐如编贝的玉齿，以无比悦耳的声音道：“妾身阅尽天下男子，从无痴情如君者，为酬深思，愿以

此身相许。”

秦仲男急忙摇手道：“不……在下心有所属……”

“忧愁仙子”象轻风一般拥过去，秦仲男连忙伸手推拒，然而“忧愁仙子”的身法何等神妙，玉臂轻舒，一把将他抱个结实，同时秦仲男的颊上也贴上一团诱人的轻柔，以及一股沁人的蜜香。

秦仲男又窘又急，更有着无限的愤怒，高声大叫道：“人皆道‘忧愁仙子’是个纯洁的女神，却不料你会如此淫贱，快放开我……”

话还没说完，他的嘴唇也被一阵清凉润温的感觉堵住了，然后更有一样柔软润滑的东西，塞进他的嘴里。

鼻中所嗅的是醉人的甜香，秦仲男知道塞进口中的的是她的舌头，愤急之下，合齿向上面咬去。

接着一声轻叱，然后是志堂穴上一阵轻麻，他便什么知觉都没有了。

象一个绮梦，他的舌尖还留着一股氤氲的余香。

象一个恶梦，他仿佛置身于沸烈的油锅中。

在梦中醒来时，舌尖余香还在，身上被沸油所灼的痛苦也依稀存在，而且是越来越烈。

连忙睁开眼睛一看，却见自己正平卧在善果寺外。

“忧愁仙子”不见了，那个名叫善果的僧人也不见了，善果寺在一片腾腾的烈焰中燃烧着。

对于方才所发生的一切，以及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整个地惶惑了，分不出刚才是梦，抑或现在是梦？

对着熊熊烈火他发了半天的呆，才意识到刚才不是梦，现在也不是梦，一切都是他亲身的经历。

只是这些经历太令人难以相信了！

然而这熊熊的烈火也提醒了他一件事，“忧愁仙子”的下落未卜，她那支“情剑”是否也带进了火场呢？

这一急倒是非同小可，因为求剑是他此行最大的目的，若是“情剑”不得，他的满腔热望岂不全成了泡影？

他想冒着火焰冲到里面去看看究竟，身形微一移动，忽觉背后似乎拖着一件重物，连忙回头一看，不仅惊喜交加，心情激动得莫可名状，原来他的后腰带上用红丝条系着一柄形式典雅的古剑。

那柄古剑的外鞘是绿鲨鱼皮包着金色的古铜，剑柄上用明珠镶成两颗重叠的心形图案，正是传闻中的“情剑”。

在猛烈的心跳中，他以颤抖的手将剑提了起来，先抽了半截一看，寒光闪耀锋芒灼眼，证明它的确是“情剑”无疑，剑上的红丝流苏上，还系着一本薄薄的绢书与一封没有缄口的书信。

顾不得再去欣赏剑芒的锋利，他赶忙抽出那缄中的信柬来，还是那绢秀而熟悉的笔迹写着：“芸芸众生中，君为仅一耿介至情之人，故将‘情剑’相赠，并妾所习武技一册，同时相赠。

妾虽未死，然此心已灰，实与死无异，所以相忍未弃世深隐者，皆以神剑未得其主耳，今以剑书托君，妾心已安，今后‘忧愁仙子’将永离人世，君可将妾死讯正式昭告人间矣。

妾为求一人如君者，实煞费苦心，甬道中所绘图像，乃妾毕身精研武技图解，君入道之初若对之略生觊觎之念，则立将为幻觉所惑，深入迷途而无法自拔，寺外坟中枯骨，多半丧生于此。

君幸渡迷道，已证宅心耿介，妾为慎重计，犹不敢以重宝相托，乃故现色身相试。盖“情剑”之主，必须对所爱之

人矢志不渝剑上之魔力。始可生效，君情洁似水雪，君心坚如金石，妾竭尽全力无法可动之分毫，‘情剑’深庆得主，妾心亦安矣。

君乃天下第一有情人，然第一有情人，亦天下第一绝情人，此言君日后自知，无须妾多为饶舌。

君得剑之后，可于静处先将剑身所附之神秘咒语默念三遍，再低呼心中人之名三遍，则魔咒之力自生，虽远隔千里亦可心神呼应……。

今后天下任君驰骋，谨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杨秋荷手书

秦仲男默默地念完后，又入了深深的沉思，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口中频频地说着：“杨秋荷……杨秋荷，天下人知道‘忧愁仙子’真名字的，恐怕就是我一个，只是她再也不会出现在人间了！”

慨叹良久，他才把那张信纸投入火堆，眼看它变为火灰，才移动脚步慢慢地向山下走去。

当他一骑匆匆，仆仆风尘地出现在洛阳城郊的关家堡外时，那儿正在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十分热闹。

他的脸色忽然一变，急忙催骑进入堡中。堡主“追风神拳”关天震正在大厅的门口送客，一眼看见他，立刻以兴奋而微带谴责的声音招呼道：“仲男，差一点连师妹的喜酒都没赶上，还不快进去向你师妹道喜去。”

秦仲男神色一怔，迟迟地道：“师父，师妹的喜期不是订在年底吗？”

关天震微微一笑道：“原来打算那时候，可是鲁家要求提早半年，送志君来入赘，因为武林中三年一度的会剑之期近了，以鲁家的‘横江扫波十八式’剑法，加上我的‘追风神